

当代欧美畅销儿童小说

罗比越凝视金币，越感到，金币似乎像一只古老的金眼，眨着眼向他示意，要守住自己的秘密。

海底来客

[英] 莫莉·亨特 著
张 煜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当代欧美畅销儿童小说

海底来客

[英] 莫莉·亨特 著

张煜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京)新登字 002 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01 - 2004 - 6592

MOLLIE HUNTER
A Stranger Came Ashore

Copyright © 1975 by Maureen Mollie
Hunter McIlwraith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海底来客/(英)莫莉·亨特 著;张煜 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1

(当代欧美畅销儿童小说)

ISBN 7-02-004957-5

I. 海… II. ①亨…②张… III. 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IV. 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129944 号

责任编辑:刘 乔 装帧设计:刘 静
责任校对:段志坚 责任印制:周小滨

海 底 来 客

Hai Di Lai Ke

[英] 莫莉·亨特 著

张 煜 译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北京四季青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70 千字 开本 710×1000 毫米 1/16 印张 9.25 插页 2

2005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0

ISBN 7-02-004957-5

定价 16.00 元

目 次



第 一 章	陌 生 人	1
第 二 章	小 提 琴 音 乐	9
第 三 章	金 子	16
第 四 章	跳 舞 和 金 子	23
第 五 章	夏 天 的 塞 尔 克	31
第 六 章	老 爹 的 警 告	39
第 七 章	葬 礼 的 魔 法	47
第 八 章	芬 恩 的 魔 法	54
第 九 章	深 水	62
第 十 章	尼 科 尔	74
第 十 一 章	埃 尔 斯 佩 丝	82
第 十 二 章	亚 尔 · 大 乌 鸦	89
第 十 三 章	塞 尔 克 外 皮	98
第 十 四 章	尼 科 尔 答 应 了	105
第 十 五 章	亚 尔 · 大 乌 鸦 的 计 划	112
第 十 六 章	伪 装 者	121
第 十 七 章	快 舞 者	129
第 十 八 章	了 不 起 的 塞 尔 克	137

第一章 陌生人



在一个狂风暴雨之夜……一艘名叫卑尔根的船只失事了……暴风雨越来越猛烈……老爹说道：“看哪！你们看没看见泥炭自己竖立在那儿？这表示有个陌生人今晚要到这儿来了！”

不久以前，人们曾口耳相传着一些被叫做塞尔克·福克的动物的故事。

那时，一个陌生人上岸来到了一个岛屿，这人自称为芬恩·利尔森。他令人感到有些神秘：这一点和那种被叫做塞尔克·福克的动物有关。或者至少有些人这么说；但是要准确了解这一切，你首先需要知道的是，那种被叫做塞尔克·福克的动物是生活在谢德兰群岛周围水域中的海豹。而且，要知道，谢德兰群岛本身就位于不列颠以北汹涌的大海中。故事是在一个狂风暴雨之夜开始的。

故事是这样的：当时，在暴风雨中，一艘名叫卑尔根的船只在其中的一个岛屿上失事了，失事的船只靠近一个名叫黑岬的地方——其实，这根本不能称之为“地方”，只是几座房子零星地散布在俯瞰大海的小山丘上而已。那时，有个叫罗比·亨德森的住在黑岬。据说，这是一个十二岁的少年，他最关心这个陌生人芬恩·利尔森的秘密。

除了罗比本人外，亨德森家还有四个成员——他的父母彼得·亨德森和珍妮特·亨德森，他的姐姐埃尔斯佩丝·亨德森，以及他的爷爷亨德森老爹。他们家还有一条牧羊犬，泰姆。那天晚上，暴风雨

越来越猛烈，这条狗也开始烦躁不安起来。

当然了，全家人都听得见暴风雨有多么猛烈，因为他们家的房子靠近一个长长的海湾的尽头，这个海湾插进这个岛屿的多岩石的海岸——是谢德兰人称之为小海湾的那种湾子，因此波涛雷鸣般的声音离得很近。即便这样，亨德森老爹有一种感觉：让泰姆感到不安的不仅是暴风雨，因为老爹很老了，他的头脑中满是过去的那些传说。他听了听，等了等，又观察了一下。最后他注意到了什么，在他看来这是让泰姆烦躁不安的真正原因。

“看那儿！”他说道，突然指向壁炉中燃烧的泥炭。

炉火本来很旺，但是此刻两旁的泥炭火力减弱，粉碎成了一堆细细的白灰。一会儿工夫，只剩下一块泥炭还在燃烧——这块泥炭直直地立在火堆的中央。老爹又指了一下，接着说道：“看哪！你们看见泥炭自己竖立在那儿？这表示有个陌生人今晚要到这儿来了！”

彼得·亨德森竖起耳朵，倾听着在房屋草顶上空咆哮着的狂风所发出的声音，他的脸上现出了怀疑的神色，说道：“什么样的陌生人今晚能到黑岬来呢？”

老爹也竖起一只耳朵倾听暴风雨的声音。“你完全有理由想知道这一切的……”他意味深长地说道。一刹那间，他们全都明白了他正在想什么。

“小海湾里的遇难船！”彼得喊道。他正要快步去取上衣，突然听到砰的一声，好像是什么重物砸在屋门上。听到这个声音，全家人都站起身来。就在这时，门突然大敞四开，一个男人几乎是跌跌撞撞、摇摇欲坠地闯进屋里。

风雨和他一起卷进来，从火堆那儿升起一股旋转的泥炭灰烟云。彼得冲到门口，将自己魁梧的身躯顶在门上，把





彼得·亨德森竖起耳朵，倾听着在房屋草顶上空咆哮着的狂风所发出的声音，他的脸上现出了怀疑的神色，说道：“什么样的陌生人今晚能到黑岬来呢？”

门关上。罗比的妈妈和姐姐喊出声来，相互抓紧对方。罗比抓住泰姆，不让它向陌生人冲去。陌生人自己像是疲劳不堪似的，在地板上一下子蹲下来。

他很可能是疲劳不堪了，全家人在与门的较量取得了胜利后，才意识到了这一点，才有机会好好看看他。看起来，他是从海里来的，因为他浑身上下流着水，除了一条裤子外什么也没穿。裤子用那种宽宽的帆布带子勒着，是水手们常在里面藏钱的那种帆布带子。而且，成缕的绿海草湿乎乎地贴在他光裸的脊背上，他低垂着头，垂下的头发也披上了同样的绿海草。

“可怜的人哦——，可怜的人哪！”珍妮特·亨德森满怀同情地边朝地下看着这一切，边喊道。随后她跑去拿来一条毯子，披在他身上。埃尔斯佩丝跑去给他取来一杯热茶。罗比紧紧地勒住泰姆，这条狗这时正对着蹲着的这个人狂吠。彼得敬畏地说道：“哎，老爹，你对了。那就是你所说的陌生人！”

“是啊，他是谁，你也猜得不错，”老爹回答说，“这个人是从海难中逃生的。看哪，他肯定是！”

“毫无疑问，”彼得同意地说。随后，老爹又去取些泥炭放在火堆上，彼得弯下腰，碰了碰陌生人的肩膀。“你是谁呀，小伙子？”他轻声问道，“你的船在哪儿呀？”

这个人开始站起身来，用惶惑的眼神打量他周围的一切。他们随后发现，他很年轻，个子高高的，身体很结实。他非常英俊，深棕色的眼睛大大的。他的头发也是深色的——几乎是黑色的。不过，他虽然年轻，但头发中已经有了银灰色的发丝了。

“你是谁呀？”彼得小心翼翼地再次问道。年轻人用带有外国口音的声音回答道：“我叫芬恩·利尔森。”他的声音深沉、令人愉快。



泰姆这时开始叫得更凶了，罗比不得不把它拽得离陌生人更远一点。珍妮特过来将毯子围住他的肩膀。埃尔斯佩丝将茶水塞到陌生人的手中。他微笑了一下，表示感谢，露出了又白又整齐的牙齿，显得更英俊了。彼得又问道：“小伙子，你的船呢？船怎么样了？可能的话，我们会弄一只小船到那儿的，真的，因为我们这儿的人大部分都是水手。”



芬恩·利尔森啜饮着茶，然后朝着小海湾的方向点点头。“船遇难了，就在那边的岩石那儿。”他轻声说道，“不过你们没什么可以为船员做的，因为船员都淹死了，所有的人，都被卷走了，在暴风雨里淹死了。”

听到这里，全家人都吃了一惊。沉默了片刻后，老爹低声说道：“愿上帝保佑他们的灵魂吧。”

“阿门，”全家人随声附和道。这时他们全都注意到了芬恩·利尔森的外国口音。又沉默了一会儿，彼得问道：“那么，遇难的船是从哪儿来的呀？”

“一会儿再问吧，”珍妮特以不容商量的口吻插嘴说，“你们该让这个小伙子换上干衣服了。”

“有道理，”彼得表示同意。他对芬恩·利尔森说道：



“跟我来吧，我给你找几件我自己的衣服。”

彼得边说着话，边走进了隔壁的房间，那是全家人睡觉的地方。因为，过去谢德兰岛的房子就是这样建造的，只有一个起居室叫做外屋，还有一个卧室叫做里屋。芬恩·利尔森跟着彼得走进了里屋。这时，老爹做出了决定：“我要看一看小海湾，看看能不能从这儿看见遇难船的残骸。”

“我跟你一起去，”罗比主动说道。他这时对遇难船感到好奇极了。

然而，两人刚一出门，罗比就后悔自己所说的话了。因为暴风雨落在身上，就像成千上万只愤怒的湿手从四面八方脸上打来似的。而且尽管离小海湾只有一个短短的斜坡，但是夜色很沉，他们除了看见巨大的喷泉似的海潮在黑暗中突然炸裂成白色的波浪之外，根本看不见其他任何东西。

“不用去啦！”老爹喊道，“不管遇难船在哪儿，大海闹得这样凶，这会儿，遇难船早沉底了。”

两人转身走进房子，呼吸声淹没在暴风雨中；他们合力将门关上。老爹喘着粗气说：“那个芬恩·利尔森能爬上岸真是个奇迹，在这样汹涌的大海里，连塞尔克·福克要想活下去，也得费点劲呢。”

两人颤抖着回到火旁，珍妮特责备道：“你俩疯了，在暴风雨中出门。”说完话，她转过头来看看芬恩·利尔森。芬恩·利尔森从里屋出来，此刻他穿上了彼得的几件衣服，黑发梳得很整齐，光脚上穿着一双自制的用海豹皮做的鞋。

“看起来好多了！”她说道，开始忙着招呼大家再次围着炉火坐下来。

不过，泰姆还在低声吠叫，因此得把它从人群那儿赶走。等到赶走了泰姆，珍妮特平静地将家里人向芬恩·利尔





森做了介绍。利尔森有礼貌地——点头致意,但是介绍到埃尔斯佩丝时,他大大的黑眼睛最后定在了女孩身上,凝眸注视着她——当然了,这并不奇怪,因为埃尔斯佩丝面容清秀,留着一头长长的金发,是岛上最漂亮的姑娘。

埃尔斯佩丝看到仰慕的目光仍然略微有点害羞,因为她当时只有十七岁。何况,她已经有男朋友了。因此,彼得替女儿解了围,免得她在陌生人的凝视下面红耳赤。彼得开了口,语速很快地说:“那么,小伙子,经过了这一切,你的气色看起来一点也不差。你要有什么告诉我们的,我们现在就准备洗耳恭听。”

芬恩·利尔森微微地耸了耸肩。“没什么要说的,”他说道,“这条船名叫卑尔根,造得很结实,不过船陷在小海湾西北部的漂流物中,结果就驶向了那儿的礁石上。后来,船就没救了。”

“卑尔根……”彼得重复道,“这个名字在我听来像是一个挪威名。”

“挪威有一个港口叫做卑尔根,”芬恩·利尔森同意地说道。彼得继续说道:“我想这就是为什么你有外国口音了。你本人就是挪威人,对吧?”

芬恩·利尔森没有回答,只是微笑了一下,似乎在说情况就是这样。于是,彼得想当然地认为自己的推测不错,说道:“尽管如此,对于像你这样一个外国人来说,你的英语说得相当不错。我应该坦率地这样说。”

“他确实说得不错,”珍妮特表示同意。可是芬恩·利尔森对此摇摇头,谦虚地说道:“过奖过奖。毕竟我游历了许多地方,有机会听到许多语言。”

“哦,这次,你也许经历了一生中最艰难的旅行,”老爹说道,“我

想不通你怎么能逃上岸,而其他水手全淹死了。”

“因为所有的救生艇都碎了,而这些人中没人会游泳,”芬恩·利尔森解释道,“不过我游泳游得好,非常好。而且,当时我可以看到从你们的房子里透出的光线,知道离岸不远了。”

罗比的脑子里闪过了爷爷讲过的有关塞尔克的故事,这时,他忍不住插嘴:“不管怎么说,你是够幸运的。”

“是啊,”芬恩·利尔森表示同意,微笑了一下,“非常幸运。”

当时的罗比·亨德森具有那种人们称之为善于观察的头脑,芬恩·利尔森的这种微笑让他想起来觉得特别奇怪。不过,谈话继续进行,因此——即使有什么东西让他觉得有点不舒服——他也没有时间去想为什么了。



第二章 小提琴音乐



火光落在他的脸上……形成了一个闪烁着红色的面具。他那两只大大的黑眼睛在那个红色面具里，显得更大更黑了。……罗比感到好像有一把匕首径直向自己的胸口刺来，心里产生了莫大的恐惧。

随后谈话转到了岛上发生的其他海难事故，聊了一会儿这个，彼得站起身来，取下挂在墙上的小提琴。“这儿的人小提琴拉得好，也许你已经听说了，”他对芬恩·利尔森说道，“确实，这些岛上没有一家没有小提琴的，每一家都有人能拉出美妙的曲调。不过有一个曲子我们是从来不演奏的，除了追悼我们当中打渔遇难的小伙子。现在，在我看来，我把这个曲子献给你死去的朋友正合适。”

彼得把小提琴塞到下巴下面，拉起了追悼谢德兰岛渔民的曲子，其他人听着曲子，几乎掉泪，因为别的任何乐器都不能像小提琴吟唱得那样好，任何别的音乐都不能够比这首追悼淹死的人的哀歌更令人悲伤的了。不过，不知道芬恩·利尔森是怎么想的，因为他在彼得拉琴的时候，一直用一只手捂着脸坐着，其余的人都尊重他的感情，没有去猜测他可能在掩藏什么表情。

音乐结束了，彼得将小提琴重新挂到墙上原来的位置，老爹想好了要说的话。

“彼得，拉得好。有了你的音乐，那些可怜的小伙子的灵魂会更容易得到安息。至于他们的遗体，咱们选个合适的时间，给他们举行

像样的葬礼。”

芬恩·利尔森听到这些话,抬起头来。“你们怎么举行葬礼呢?”他好奇地问道。老爹解释道:“哦,遗体迟早会冲上岸的。那时我们要把他们葬在找到他们的地方,在高于水位线的地方。因为,你知道,这是我们的习俗,从不让被大海占为己有的东西离大海很远。”

“聪明的习俗,”芬恩·利尔森说,又微笑了一下。他笑的样子让罗比觉得非常奇怪。随后,芬恩·利尔森看了一眼屋子里各种各样的捕渔工具,问道:“你们既是农民,也是渔民,对吗?”

“我想,可以这么说,”彼得同意,“这里的每个人都有一点儿我们叫做‘小农地’的土地,靠农耕和打鱼这两样,我们的生活还过得去。”

“哎,彼得,”珍妮特抗议说,“生活并不像你说得那么糟糕。”

“事实上并不糟糕。对于我们来说不全是辛勤的劳作,”老爹确切地告诉芬恩·利尔森。说完了这个,话题很快就转到了岛上的生活,因为外屋此刻就适合讲这样的事。

火炉通红,令人愉快。一盏装满了鱼油的小灯发出柔和的光,是屋子里惟一的光线,人们称之为“小渔灯”。而且,时间正适合讲故事,芬恩·利尔森随时随地提出问题,而这个问题又会引向另一个故事。

因此,那天晚上,时间飞逝而过,亨德森全家没有一个人意识到,所有的这些问题是多么巧妙地制止了他们本来可以向芬恩·利

尔森提出的问题。外屋的老爷钟敲响了午夜的钟声。大家突然意识到时间已经很晚了。珍妮特看了看钟,提醒大家:“咱们明天得早起。”

全家人都明白她指的是什么,因为当时日子艰难,遇难船上的打捞物很珍贵。他们全都得到小海湾那儿去找能





从“卑尔根”号上得到的东西。因此，大家都接受了暗示，站起身来。珍妮特打手势招呼芬恩·利尔森，让他到靠着墙的一把有靠背的木制长椅跟前。

“你可以用我给你的那块毯子，在这儿睡觉，在这把休息用的长椅上睡觉，”她说，然后引导走在前面的埃尔斯佩丝走进里屋。

老爹一会儿也跟着进去了。罗比和彼得留下来封好炉火以便过夜，并熄灭小渔灯。罗比伸出手指去熄灭灯芯，正在那时，他注意到泰姆悄悄地趴到炉火旁自己通常所待的地方。

“你不会介意老泰姆的，是吧？”罗比问道，“泰姆真的一点也不凶，只是今晚有一点心烦意乱。”

芬恩·利尔森在休息椅上伸开手脚，用毯子紧紧裹住自己。露在毯子边缘上方的一对眼睛对着罗比闪着光，那是一种明亮但却非常警觉的眼神。一个声音传出来，由于毯子的包裹，声音有些低沉。

“小伙子，你去吧，”这个声音说道，“假如你的狗再叫的话，我知道怎样让它平静。”

罗比还是有些犹豫，因为这个低沉的声音的语调里有一种他不喜欢的东西。然而他爸爸只是对此笑了笑，从罗比的头上伸过手去掐灭了灯火。

彼得边掐灯边同意地说道：“是的，当然啦。”然后，向芬恩·利尔森道了晚安，两人也回到里屋自己的床上。

这些床都是正统的老式的谢德兰床，这些床建造得像一个箱子，上部有一个床盖，一侧有一个拉门。拉门上有几个气孔，巧妙地以心形和菱形穿透拉门。箱式床本身靠床腿伫立着，底下有通风装置。屋子里有三张这样的床，一张是彼得和珍妮特的，一张是埃尔斯佩丝的，另一张是罗比和老爹一起使用的。

罗比这时已经特别疲倦，他一刻也不耽误，急忙躺到爷爷身旁，几乎是头一靠枕头就睡着了，因为床是那么舒服，而爷爷又为他温好了被窝。可是突然，他似乎再次醒来，不知道自己睡了多长时间，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把他弄醒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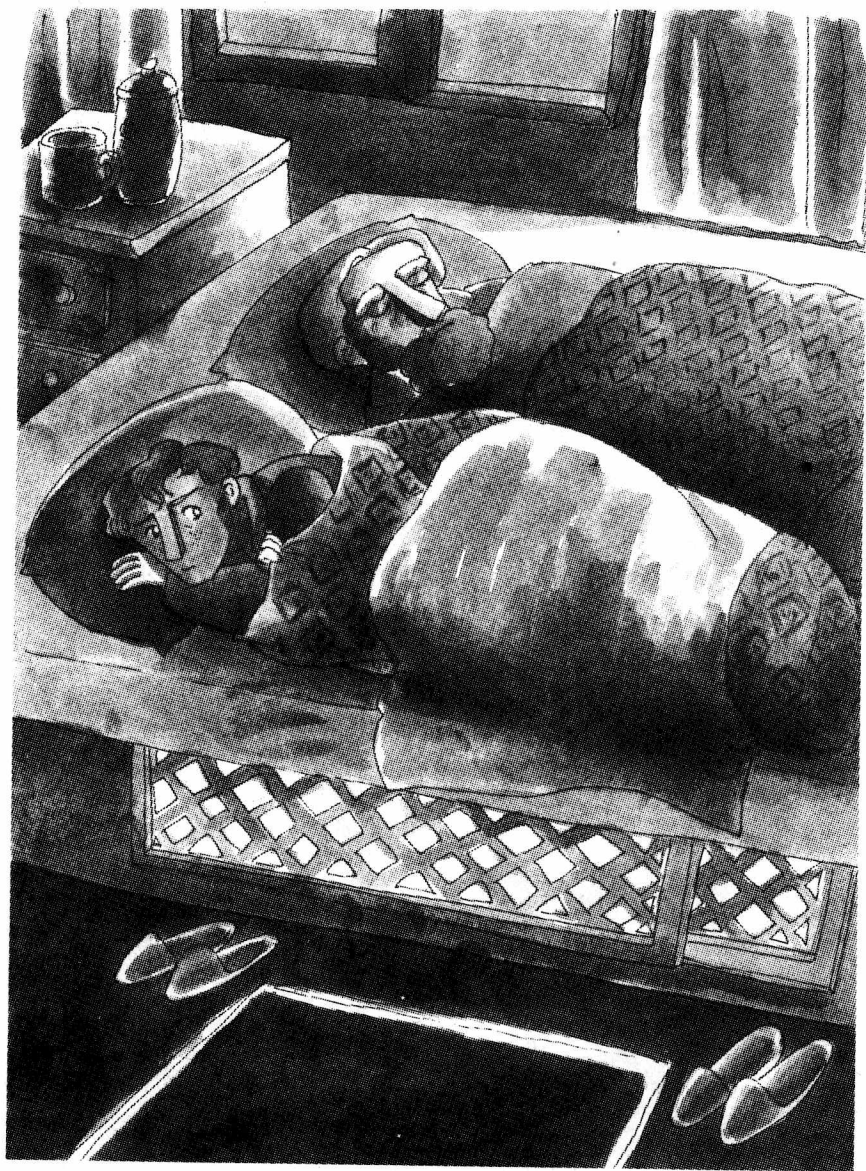
他意识到里屋没有一丝声音，没有一点儿动静。可是有一个声音从什么地方传来——是小提琴非常轻柔的演奏声，几乎近在咫尺。他吃了一惊，躺了一会儿，想知道究竟是谁在夜晚的这个时候拉小提琴。

不过，罗比的惊讶很快就消失了，随之而来的是那种不安的感觉。在最初的一会儿之后，他已经意识到音乐声来自外屋他爸爸所挂的小提琴。但是，爸爸就躺在离他自己的床几尺远的箱式床上睡觉呢！罗比的床拉门开着，他可以看见爸爸躺在那儿，这说明惟一能拉小提琴的人就是那个陌生人芬恩·利尔森了。他为什么竟然在这个时候演奏小提琴呢？

罗比暗想，而且，这种音乐本身有种非常奇怪的东西，某种非常奇异、非常神秘的东西，因为音乐里没有曲调，或者至少可以说没有任何他能识别为曲调的东西。事实上，这种音乐就像是在一个音阶上上下下滑动的乐音，这些乐音在某个空洞之处，回声既非常悲伤，又非常甜美。虽然床很温暖，但是这些乐音所形成的声音已经让罗比的后背打起了冷战。

罗比瑟缩着钻进温暖的被窝，试图不听那些声音，可是他对这些声音既好奇又不安。除此之外，他对自己说，芬恩·利尔森没有权利拉爸爸的小提琴，罗比几乎想当面对利尔森讲清楚这一点。正是这个念头给了他的好奇心以必要的刺激，并且他也从刺激中获得了勇气，于是他小心翼翼地溜下床。





罗比瑟缩着钻进温暖的被窝,试图不听那些声音,可是他对这些声音既好奇又不安。